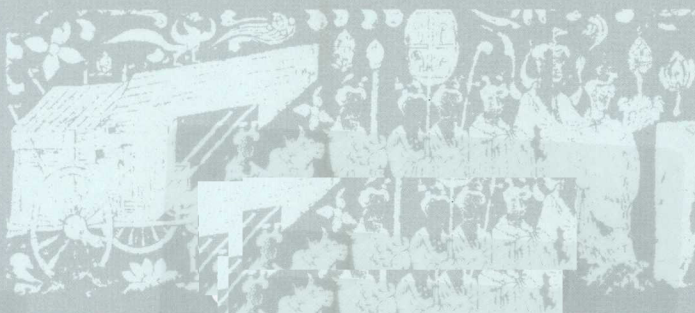


# 古人·古风·古情·古景

臧嵘◎著



中華書局

# 古人·古风·古情·古景

臧  
嵘◎著

中華書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人·古风·古情·古景/臧嵘著. - 北京:中华书局, 2010.8

ISBN 978 - 7 - 101 - 06862 - 7

I. 古… II. 臧… III. 中国 - 古代史 - 文集 IV. K22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4937 号

- 
- |      |                                                                                                                             |
|------|-----------------------------------------------------------------------------------------------------------------------------|
| 书 名  | 古人·古风·古情·古景                                                                                                                 |
| 著 者  | 臧 嵘                                                                                                                         |
| 责任编辑 | 胡友鸣 杨春玲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br>(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br><a href="http://www.zhbc.com.cn">http://www.zhbc.com.cn</a><br>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br>2010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850 × 1168 毫米 1/32<br>印张 11 $\frac{3}{4}$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
| 印 数  | 1 - 3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 - 7 - 101 - 06862 - 7                                                                                              |
| 定 价  | 28.00 元                                                                                                                     |
-

# 序

胡友鸣

《古人·古风·古情·古景》是臧嵘先生七十二岁那年写作并完成的。当时臧先生即嘱我写序,实令我惶恐,不敢当也。转眼又是两年,书即将付梓,“序”却不能不勉力为之了。

臧嵘先生是我的前辈,于中国古代史这一行当登堂入室,五十馀年了,早已大名鼎鼎。臧先生 1953 年即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整整十年后,我才入小学。时下学人出书,出于各种目的,多是千方百计请名人撰序题签,可臧先生却偏偏找上了“不名”的我!我想,臧先生如此“反其道而行之”,不也正体现出臧先生的性情吗?恭敬不如从命。

知道臧嵘先生,是因为《文史知识》。1981 年创刊号上,“历史百题”就是臧先生的《关于光武中兴》。我那时还是学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文史书目答问”《虞初新志》,也在这一期上。臧先生的文章引起了极大反响,《人民日报》还全文转载了,这在当时可是了不起的事情。不久,我便被“专业”安排,到《文史知识》实习。

认识臧嵘先生,也是因为《文史知识》。实习一年后,我正式

分配到《文史知识》，大约与此同时，臧嵘先生被聘为《文史知识》编委。光阴荏苒，算来已有二十八九年了。

那时《文史知识》的编委都是文史学界的中坚，都是繁忙的业务骨干，都是我们的老师。臧嵘先生在其中一来比较年轻，为人平易，二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因此虽然年龄差距不小，但我感觉却是要好的“同事”。

臧嵘先生很性情，很热心。对于一个专业的普及性刊物来说，选题策划与组稿约稿十分重要，同时还要经常组织或者参与各项公益性的活动，这些事只要找臧先生，他都积极参与，积极出主意想办法，总是兴致勃勃，总是满腔热情。人民教育出版社及宿舍原来都在沙滩，中华书局在王府井大街36号，我们离得很近，来往自然较多，烦劳他的地方也多。近十多年臧先生搬到北三环，中华书局也迁到了丰台区，而中华书局的出版范围根据需要有所扩大，有面对学生的《中华活页文选》，有中学历史教科书等等，都非常需要像臧先生这样的专家指导，因为他有几十年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宝贵经验。无论什么事情，只要一个电话，他就会不辞辛劳地从北太平庄附近的寓所赶到三十来里外的六里桥。会上，很积极、负责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会后，迅速完成需要他做的事情。

大约1992年前后，海内外热心中华文化的几位朋友策划电视专题片《中华历史五千年》，由北京青少年音像出版社出版。在筹划讨论阶段，我觉得这个片子若有臧先生参加，一定会更顺利，更完满，于是征得策划人同意，邀请臧先生参加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虽然篇幅有限，但是历代重大历史问题、重要历史人物都应有所反映，以勾勒出某朝某代的历史风貌。可要理出头绪，还是一件花费工夫的事情。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周后再研讨时，臧先生竟拿出了几十万字的详细提纲！我们对他的精神感到由衷的钦佩，

更佩服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程度，还惊叹于他超乎常人的效率。有了臧先生提供的详细提纲，讨论更加便利，脚本的写作也就有了依据。由于经费毕竟有限，专题片在画面质量上虽留下了一些缺憾，但可以不无自豪地说，策划、写作班子的认真态度与专题片的文本工作是未留遗憾的。

臧先生以七十二岁高龄，仍席不暇暖，笔耕不辍。《古人·古风·古情·古景》只是他在2007年发表的文章和讲演底稿的一个选本，这样的勤奋，实令我们后生小子汗颜。这样的勤奋，源于他对历史专业工作的热爱——也就是今天常说的“敬业”；源于他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的一片赤子之情。

如今高考，家长的意见左右着“志愿”，家长往往从就业、收入等很实际的东西出发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考生在现实的功利目的面前基本无“志愿”而言。几十年前，虽然也存在这样的现象，但一般地说，考生的“志愿”还是名副其实的。臧嵘先生选择了“历史”，也搞了一辈子“历史”，至今仍乐此不疲。

徜徉在“历史”中，臧嵘先生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找到了乐趣，找到了幸福；在臧嵘先生的人生经历中，“历史”也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剧。

那还是在荒唐的年代，一天清晨，臧嵘先生突然成了“历史反革命”。看到满院的标语，身在牛棚的臧嵘先生莫名惊诧，冒着“不老实”的风险，找到“工宣队”：“解放的时候我才十多岁，刚上初中，怎么能是历史反革命呢？”“你学什么的？又是教什么的？”“历史……”“还是的！你是三家村喽啰，又教历史，那还不是历史反革命？老老实实低头认罪！”“？……”这段今天看来颇具荒诞喜剧色彩的对话，虽然时过境迁几十年，但只要稍微了解那段历史，听了大概都仍会感到哭笑不得，五味杂陈，真是让人不知是悲还是喜。

都是“历史”惹的祸。“历史反革命”五个字合起来,无论如何臧嵘先生都没有资格,“资历”不够嘛;但后三个字,在那时却是怎么也逃脱不掉的。这段历史,还是听听臧先生的同窗、著名人士苏双碧、王宏志二位先生怎么说的吧:

学生时代,臧嵘是勤奋的同学之一。他勤于读古书,勤于写文章。不时在一些报刊上发表历史知识性短文,日积月累,蔚成气候,几家晚报争相刊登他的文章。凭心而论,当时班上同学谈到他的小文章的人并不多。一是各自忙着各自的学业,一是谁也没对这些文章太在意,有的还不以为然。没想到,十年动乱之始,平地一声雷,中国大地出了个“三家村”;继而,全国各地报刊上和它相似的栏目,诸如《燕山夜话》《长短录》《马铁丁》《滇云漫步》《历下漫谈》等等,也尽打入其中,成为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后来这股邪火凶猛发展,株连到报刊上所有类似的文体和写文章的人。凡写杂文的、传播历史知识的,一概被纳入“三家村”体系中;凡开杂文专栏的,一概被打成“三家村”分店;凡个人写杂文的,一概被打成“三家村小伙子”或“三家村喽啰”。臧嵘那些学生时代的小品,已经在故纸堆里沉睡多年,恐怕连他自己也早已忘却了许多,此时却突然派上大用场。“四人帮”在唐山的打手们,从这些一小块一小块的文章中,看到有纲可上,有辫子可抓,有政治资本可捞,从而有功可立,于是就将作者和“三家村”挂上钩。“三家村”不是写杂文吗?你臧嵘不也写杂文吗?不是“三家村”的喽啰,又是什么?这样一来臧嵘的身价顿然高起来,唐山居然也出了一个可以和邓拓、吴晗、廖沫沙相提并论的人。那么,“三家村”既然被认为是犯了滔天大罪,臧嵘自然也罪

责难逃。他不但被关进牛棚,而且定为“要犯”,一夜之间,一个安分守己、默默无闻的教书匠,就成了唐山的“显赫”人物。(见《蝼蛄谈史·序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说起“三家村”,我只记得排山倒海般的声讨,人人都得发言,报纸广播不厌其烦,鹦鹉学舌般重复着几乎同样的“批判”。小学三年级的我知道,和“三家村”沾边,那是不得了的,罪莫大焉。拨乱反正后读《燕山夜话》,边读边觉得不寒而栗,因为实在不知其“毒”在哪里,“罪”在何方。

学生时代就边读边写,其用功其勤奋可想而知。同时这也是很幸福的事情:臧嵘先生曾说,拿到五元钱稿费,就和孙敬芹(当年的女朋友,后来的老伴儿)到海淀的小馆子,花块把钱吃顿饭,特别开心。大学毕业后臧嵘先生分到石家庄的河北师范大学,不久历史系却“下马”了,于是下放到唐山教中学,期间仍不断发表“豆腐块”。谁知福兮祸所伏,学“历史”,爱“历史”,写“历史”带来的灾难不期而至,教书以后连同学生时代写的学术小品,成了“三家村”喽啰的铁证。批斗闹剧中,“喽啰”演化成了“蝌蝌站”,劳动批斗,“打倒蝌蝌站”之声不绝于耳长达六年,臧嵘先生泰然处之,虽然一度还被列为市级“要犯”。蝌蝌站者,蝼蛄也。臧嵘先生七十岁时将这些使他罹祸的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便是《蝼蛄谈史》。这几个字隐藏的痛,恐怕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才能承受,对个人来说,真是“一把辛酸泪”。

臧先生承受住了。这固然与经历带来的修养和乐天的性格有关,更重要的应该是伟大的爱情在身后坚强有力的支撑。臧先生1953年入学,不久因病住到了北大校医院,复学时插到了1956级。在校医院他结识了终身伴侣——同在医院养病的化学系同学孙敬

芹。毕业时,臧先生去了石家庄,而孙敬芹大姐由于各方面条件优秀,穿上当时人人艳羡的军装到四川搞专业技术工作,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夫妻两地分居在当时并不新鲜,虽然每年只有短暂的团聚,大多只能依靠鸿雁传达情意,却也其乐融融。好景不长,“历史”使臧先生闯下弥天大祸。身为有严格政审要求的军人,孙敬芹立刻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划清界限,在军籍和爱情面前必须做出抉择!可敬的孙敬芹大姐毅然决然,放弃了自己的“前途”,勇敢坚强地脱下了军装。这严重性也许当年轻的朋友难以理解,所谓“政治生命”在那个年代是何等的重要,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和决心,这个牺牲是多么巨大!当年有多少“牛鬼蛇神”“走资派”在外忍受住了非人的折磨,却难以接受妻儿的划清界限而凄苦地告别人世。疯狂荒唐的年代疯狂荒唐的事情自然数不胜数,但是,人,人性,爱情在那个年代却也顽强地不为旁人所知地谱写了许许多多大小可歌可泣感天动地的诗篇。这不,“蝌蚪站”的爱情不也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吗?

春天到了,万木复苏。北京大学历史系、人民教育出版社都向臧嵘先生发出了邀请。当时明确有文,为保持中学教师队伍的稳定,其他单位不得从中学“挖”人。人民教育出版社属于同一系统,臧嵘先生就调到了这里的历史编辑室。沐浴着春风,臧嵘先生焕发了青春,“历史”在他身上上演的悲剧就此落幕,他在“历史”中又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可以说是如鱼得水。繁忙的工作之余,臧嵘先生勤奋耕耘,著述多多。限于篇幅,这里难以罗列他的成果,也不能罗列他在有关历史教学的机构、组织所担任的各种职务。

打开这本《古人·古风·古情·古景》,可以看出,有的文章是应各类报刊之约的“命题作文”,有的则是应邀到某地所做的讲演记录,还有他读史有感而形诸于文字的。其中有历史人物的评

述,如《诸葛亮为何“躬耕于南阳”》,是应《文史知识》之邀为“南阳文化专号”撰写的,从诸葛亮的经历、南阳的经济政治环境等方面入手,探讨了诸葛亮躬耕南阳的深层原因。再如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亡国之君隋炀帝,一般只注意到其好大喜功、横征暴敛、穷奢极欲的一面,而对其在制度建设、文化建设上的一些影响深远的举措往往忽略,而《隋炀帝杨广的一生》则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评述。作为正剧的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常常充满“戏说”,撰稿、导演缺乏才气为迁就剧情肆意唐突古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导致学界普遍的冷漠和偏见,而臧嵘先生不然,不仅关注,而且认真看,对比较好的作品还认真地写出评论,中肯地提出失实或不当之处。如《良好的开端,不应有的失误——从历史角度评电视剧〈汉武大帝〉》《从历史教育角度评电视剧〈贞观之治〉》等等,对这些作品既有充分的肯定、热情的鼓励,也指出其在史实方面的不足。全书充分体现了——一个历史工作者强烈的责任心。字里行间,流溢着他对祖国、对祖国的历史、对历史学科的关心和热爱。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臧嵘先生对于“历史”,可以说达到了“乐之”的境界。

“历史”的重要性,先贤圣哲阐述备矣。国家的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历史”。而历史学科的研究发展和历史知识的普及传播,需要从业者的不断努力,需要众多臧嵘先生这样的乐之者。

2009 年岁末

## 自序

本书大部分文章是在 2007 年写成的。是年为我国传统农历丁亥年,我正好七十二岁,应了喜兴的“金猪”。所以本来是想用《金猪集》作为本书的书名的。不想时光很快地过去,转眼来到 2008 戊子年了。书名也不得不改。为了醒目、吸引眼球起见,命名《古人、古风、古情、古景》吧:因为书中二十多篇、二十馀万字的文章,集中写到我国古代名人的“情”和中国古代盛世的“景”。大约十篇古人生平论述,大体离不开古代先辈的政治豪情、画意诗情、恩爱亲情,再加上炽热的友情;另外约十篇,则描述我国古代盛世时代的辉煌景观,包括古代壮观的城市、发达的商业交通、中华各民族之间和我国古代与外来文化的交融。有几篇对历史影视剧的评述,也是奔着如何理解和评述中国古代盛世和传统文化而写的。这都可以纳到中国古代之情和中国古代盛世之景的大范围里。

人们常说,我们中华民族不仅历史悠久,传统文化丰富,而且还有一个极为突出的民族风格,这就是十分重情,包括上面所列举的亲情、爱情、友情,当然还有潇洒浪漫的诗情、磅礴的政治豪情,等等。对此,我深有体会,在写本书的若干文章时,自己就在写作

之际常常为古人的各种真情所深深感动。比如当写到李清照、赵明诚夫妇的金石研究那篇文章,写到二人共赏白居易手写书法《楞严经》时,“时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龙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的情景,简直好像眼前就展现着一千年前清照、明诚无限文才诗情、夫妻亲情的画面,促使我更有兴趣读完赵明诚的全部《金石录》和李清照集中关于二人恩爱有加的伉俪生活情节。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情趣。再如写到我国古代短篇小说大家蒲松龄的《悼内》诗,那无限深情的“五十六年琴瑟好,不图此夕顿离分”和《过墓作》所描写的思念亡妻之情的:“欲唤墓中人,班荆诉烦冤,百叩无一应,泪下如流泉……老屋汝所处,今日空无人;丝绸汝所寝,设置不复陈”等诗句,简直令人泪下涔涔,使今人和古人共同感受。而纪晓岚晚年七十多岁所交的异国知交洪良浩,互相表达的“白发论交二老翁,圣代原无中外别,迂儒恰喜性情同”的深情厚谊,又使人们对二老的异国友情无限羡慕。我深感到,写这些文章,查阅这些珍贵的资料,好像受到一次深刻的情感教育,从此更加珍爱祖国和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了。深切希望本书出版后,使广大读者也会有和我同样的感受。

本书能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是我多年以来的愿望。不仅仅因为中华向有口碑,以严谨和注重学术而著称。还由于我和中华的同行们有多年的情谊:几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是学术知交。我后半辈子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中华书局尤其是《文史知识》刊物的支持。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同志和《文史知识》副主编胡友鸣同志,我和他们有二十多年友情。这次,他们热情支持本书的出版,在此我表示深挚的感谢。

臧 嵘

写于2009年11月

# 目 录

1 /序 胡友鸣

1 /自序

## 历史人物写真

3 /“云台二十八将”与南阳集团

16 /诸葛亮为何“躬耕于南阳”

26 /隋炀帝杨广的一生

51 /从“开元之治”到“天宝之乱”——唐玄宗李隆基

76 /“女中诗豪”——唐代女道士李冶

110 /杰出的金石学家夫妇——赵明诚与李清照

141 /谁是最早来华的西方传教士？

145 /“五十六年琴瑟好”——蒲松龄夫妻的和谐生活

157 /纪晓岚笔下的清初新疆民族文化交融

173 /纪晓岚祖孙的异国知交

## 历史盛景聚焦

197 / 秋游新疆二古城

206 / 中华古都的历史与特色

231 / 驰道 驿馆 快马

241 / 大唐胡风

251 / 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

263 / 汉文明的重要历史地位

282 / 慈善——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

## 历史和影视剧

297 / 良好的开端,不应有的失误

——从历史角度评电视剧《汉武帝》

309 / 从历史教育角度评电视剧《贞观之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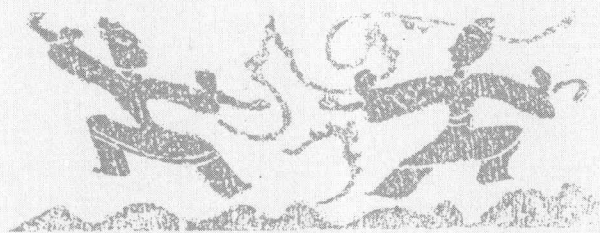
325 / 呼吁尊重中华传统文化

——从“寝则同床”、“昭君出塞”、

“孟姜女”、“聊斋”谈起

362/ 附:作者著作目录

# 历史人物写真





## “云台二十八将”与南阳集团

### “云台二十八将”名称由来

“云台二十八将”，是东汉开国功臣武将集团的专称。据《后汉书·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列传》记载：“永平中，显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本弟系之篇末，以志功臣之次云尔。”下面是以功名高低、职务高下排列了三十二名，依次为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岑彭、冯异、朱祐、祭遵、景丹、盖延、铫期、耿纯、臧宫、马成、王梁、陈俊、杜茂、傅俊、坚饯、王霸、任光、李忠、万修、邳彤、刘植，加上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共三十二人，但仍合称“云台二十八将”。其实按功劳高低，李通更应名列在前，可能因为涉及帝亲，为避嫌原来没有列入，而卓茂，更非战将，是有名的文臣，本不该排进将类功臣，但他代表一种讲气节的清官循吏，在光武一朝列为“宰执之首”，为另一类东汉开国功臣的代表，所以加进在云台二十八将功臣集团行列。画影图形表彰功臣，在历史上是一种